

童年的時候如果有一座山陪(上)



▲從小在美濃長大的經驗，讓徐銘謙對於故鄉有深厚的情感。此次龍肚國小後山手作步道，是她在美濃實踐的第二個案例。

雖然小時候在美濃長大，但是沒有在故鄉讀過小學，所以反而是在長大以後，有幸回到家鄉協助兩所國小做手作步道，因而有機會開始認識「家山」。

二〇一七年底在美濃愛鄉協進會的邀請下，第一次踏入龍肚國小，在此之前已經耳聞這所小學帶著學生種稻的故事，知道小學有一塊田，而真正進入學校，穿過操場，發現在學校裡面竟然還有一座小山，小丘頂上還有幾點，這得天獨厚的環境大概是全台灣少有的。

當時後山步道的木棧道雖已有學校幾經修補，仍然顛顛危危，基礎歪斜不穩會滑、棧板一踩就斷，走來步步驚心。我拿著古地圖比對現地，這個小山沒有名字，在一九二一年台灣堡圖上標示高度四百二十一日尺，到了一九五六年是一百二十公尺，地圖沒有顯示有路的跡象，現有的木棧道應該是十幾年前校方爭取到工程經費所建設，原意是能帶學生上山去做環境教育，但後來棧道毀壞不安全，就很少上去了。

這條後山步道像是台灣各地的縮影，有段時間流行架高木棧道，著眼於減少對地面植被的踩踏、限縮人往旁側擴散的環境考量，也相信如此會比較安全、省事，不用除雜草，也不怕草裡面的蛇或蟲。但是忽略了大量的外購材料需要重機具搬運以及施工，施工過程對環境的侵擾，以及在這樣的淺山環境中，木料成為螞蟻蛀蝕的食料，即使相對乾燥的南台灣，這條木棧道已經相對耐久，但是不免因為下雨生苔濕滑、木材腐朽斷裂的危險。

當然也有一些設計上缺乏系統觀念的問題，例如選線沒有整個後山地形的考慮，沿著地界脊線繞一圈上下的想法，使得上下都很陡，以至於不顧地形設置木階梯，階面旁側沒有收邊，階面土石流失導致階梯形成障礙，更加危險等。做越多設施物，其實後續維護管理需要花的力氣更多，學校每年仍然要雇工除草，還在沉陷的棧道下方補上支撐的木柱、在面層釘上止滑條、抽換壞掉的木板等，並沒有省到工，反而因為設施物本身帶來更多使用的風險。

第一場是兩位從外地移居美濃的自由工作者，他們的工作並不一定要居住在農村，但他們選擇了農村定居，希望能夠在農村裡面生活；第二場次則是兩位母親，談她們如何在農村中工作、找到自我定位並同時照顧孩子；第三場次則是農民以及農產加工、社區工作者，聊到回鄉務農這件事，並不是那麼單純浪漫，多少過去，大家又累積了哪些經驗、面對多少改變？



▲易澄(左)曾經是一名廚師，在十年前金融風暴後投入農業，非農二代的背景在農業上也經歷許多摸索和挫折，他說「從沒想過，這個行業讓我認識了很多人，也學了很多」



▲淑菁和靜文原本就認識，但論壇同台聽到對方深刻的生命故事，發現兩人在農村媽媽之外，還有更多共同點，會後於是擁抱。

多元收入與多元價值

在農村生活，首要面對的便是經濟壓力。農村不像都市，將工作與生活完全分開，以一個全職工作換取生活的籌碼，而是透過多元的勞動或工作模式來生活。比如一位農民除了種植作物外，可能還有代耕或其他工作；一個木工師傅可能同時經營牧場；自由工作者手上同時可能有幾個案子在進行。在這裡，多元的收

入模式成了常態，一般人看到的可能是穩定收入卻成了穩定生活的基礎，使人不會在面臨失去其中之一時就頓失所有收入來源。

再來就是看見自己賺取的多元價值。許多人仍舊以金錢收入來衡量一個工作的價值，但透過這些人的生命經驗可以看見，其實他們得到的比錢更多。金錢只是用來換取想要的東西的籌碼，而當工作與生活可以更直接地獲得那些東西時，也就不需要賺那麼多的錢了。

開放的心，讓機會在人與人的連結之中展開

農村聚落雖然分散，卻有著緊密的社會關係，在如此緊密的社會關係中，人脈往往成為許多事情開展的重要關鍵，而是否保持著開放的心去接觸新事物，則是建立人脈的基礎。

青年可以透過組織工作認識地方與農民、發展自己的工作室；自由工作者透過參與活動，認識了未來工作計畫的合作對象；農民在米廠外的聊天可能意外解決了務農的難題，甚至開展合作種植的可能；在地人於莫拉克風災後投入重建工作，從此投身社區至今十年；台北人從參與風災重建到成立發展協會；美濃媳婦參加社大的藍染課程後到台灣工藝研究所進修，開始經營植物染工房並

成為講師。

每一位經歷了人生轉變的人，同一句話都是「我當初也沒有想到」，而他們的共通點便是用開放的心去體驗後，從中抓住了機會。

文／謝詠鴻 (農村新住民，前旗美社大專員)

原始來源 / <https://open.ion.cw.com.tw/blog/profile/442/article/9094>

【正式取得「獨立評論」天下」授權刊登】

也在此時我才更加發現，我們過去所受到的教育，幾乎都是為了讓我們能夠在都市活下去，於是我們一代一代地遺忘如何在農村生活：我們失去在田埂與泥濘自在行走的能力；失去將糧食透過醃漬與發酵保存的技藝；失去用雙手以自然素材滿足生活需求的技術；我們甚至失去語言，最後忘記了人的身體和心，最初都是為了在自然中生活而長成這樣的。

在農村學習，向農村學習

二〇二〇年一月離開社大的工作團隊之後，我開始嘗試以一個新的角色在農村生活，有時到朋友的農場工作、有時做些打工。農場的辛勞而踏實，我開始喜歡上自己漸漸粗糙的手掌與適應勞動的身體。

老虎嫲

美濃作家鍾鐵鈞筆耕不輟，多年前開始，以家鄉的鄉野故事作為主題述說，未來將不定期刊登，讓故事一直流傳。

「鏗鏗鏗……鏗鏗鏗……」又急又密的銅鑼聲，伴隨著擔當瞭望的阿恭伯因緊張而顫抖的嘶啞疾呼：「敵人從山上下來了，怕有論百個人……」

正在田裡工作的男女老幼，聽到銅鑼聲就已心驚。因為以盜牛賊出名的黃教教徒，聘朱一德為軍師，並與陳宗隆卅五年十月一日共同起事，豎旗於岡山、善化、新化，大肆殲殺附近官兵；經過三個多月的南北奔竄後，黃教眾已轉進到蕃薯寮深山，聯合受欺壓的平埔族，從六龜里的新寮庄越過竹仔門山，前來偷襲龍肚庄。

這時的龍肚庄呢？自從先賢涂百清、涂百洋兄弟於乾隆二年，率領高樹大路關的六姓廿幾人進入龍肚墾殖開庄以來，雖然歷經卅幾年，人口已增加到數百，可是糟糕的是原本有五旗的團練壯丁，其中四旗約一百多名，已被徵召前往救復鳳山縣城，目下守庄的只剩下隊約三十幾名，以及老弱婦孺。所以，聽到阿恭伯說有近百名敵人殺過來，立刻膽顫，翻頭就爭先恐後往庄

內跑。

「驚什麼？敵人至少還要一段時間才會到，我們還有準備時間。」身材高大、粗通武藝、膽大聞名，在庄裡有「老虎嫲」之稱的鍾姓婦女，晃動著手中的柴刀大聲喝道：「小人行先行，其他的不准走！男仔人敢走的就剝腳筋。」

「來我這裡，聽我分派。」老虎嫲站在牛欄嶺上，再度施展幾乎蓋過銅鑼的喉功，同時還把藍衫下擺割斷，綁在竹桿上當成指揮旗幟：「退，只有死路一條；拼，才有生存機會。人講『臨死都還愛喝三碗麵湯』。所以，拿出志氣來跟他們拼，照大家平常的演練，男仔人幾個歸去扛大砲，再幾個婦人家去守柵門，並準備好鎗仔、石灰，剩下的人拿大刀、長鏢，男仔人跟我到這邊埋伏，男仔人另一邊。有麼介好驚的。記得！能殺就盡量殺，真有辦法再退入庄內。」(未完)

文／笠民鍾鐵鈞

老虎嫲(壹)

在農村我們用力活下來(下)

